

懇辭記者又執教鞭

漢口中學師生同樂

一上岸，就帶了行李，先到泰安里陳家，把一點便物分送給陳淡園岳母涂太夫人和陳淡園的夫人，然後再去武漢日報社見謝社長。

陳淡園夫人見了我，歡喜道：「您家（湖北話對人的尊稱）是接到了淡園的信纔來的？」

我愕然道：「沒有收到陳先生的信呀，我是應報社的約來當編輯的，打算等一下就去報到呢。」便將避難法租界的經過說了一遍。

這時涂太夫人開言道：「潘校長剛才還來過，打聽您家到底來不來？漢口中學快開學了。」

至此，方知道陳淡園先生已將我介紹給漢口中學的校長潘毓藻先生。寫信寄到四達里，信沒有轉到，因此我完全不知道這一回事。

我本來正在發愁，報館工作是要過夜生活的，我神經衰弱的體質，是否可以適應這一改變，實在毫無把握。祇因在上海喪家失業，不得已纔接受了謝社長的邀請，如今既有中學教員的位置在等着我，我自然要捨熊掌而取魚了。

等到與潘校長見面以後，便決定了教書的事。我教的是該校最高班高二下兩班國文，每週授課十四五小時，月薪五十銀圓，供膳宿。因為漢口中學（以下簡稱漢中）是私立的，又是男學校，校舍逼窄，也不太方便。潘校長答應另外給我找一間清淨民居供我居住，租金由學校負擔。報社薪水雖高些，却不供膳。比較起來，似乎「漢中」的人情味尤為濃厚。

諸事商定，我便去向謝社長道歉，並答應如有時間一定替報社寫稿。同時又去拜訪謝夫人，謝夫人和我一見如故，立刻成爲好友，她是個直爽而熱情的女人。兩夫婦相貌都很好，真所謂一對璧人，可惜也和陳淡園夫婦相同，結婚多年，一直沒有孩子，未免感到缺憾就是。

搬進了學校爲我預備的一間前樓以後，馬上寫信，第一封寫得端端正正的給真兒，要他聽大人話，不到馬路上玩。並要他也寫幾句話託乾媽寄給我，免我掛念。次一封告訴王怡如我的近況，最後也是最長的則寫給陸松濤，謝他的相送，並說改就漢中教員的經過，今後可以不過夜生活，請他釋念。我本不長於寫抒情的信札，此信又是託轉的，自然更加不便表示什麼，不過普通問候而已。

從此便一心一意，重溫起「人之患」的舊夢來；我似乎是天生應該當教員的，一上講臺，便覺通身舒泰，且講且寫，自己很愉快，學生也十分高興。課餘則細心批改作文；眉批、總批，條分縷析，務使學生心領神會，能夠加速他們的進步。

一個月以後，師生的思想人格早已打成一片。我以授課爲樂事，諸生則以我爲請益的中心；下課後也

必三三五走來找我，還把課外作業如日記、筆記等送來要我批改。我也從不拒絕，夜以繼日地爲諸生服務。潘校長知我有向心力，因而十分對我敬重。同事間也相互尊敬，從無間言。考其實際，我難道真在爲潘校長賣命嗎？不是的，我祇爲想念真兒和排遣愁悶起見，不知不覺將母愛擴大，徧及於諸生，找點精神寄託；同時爲了減少傷離念遠的苦痛，把時間精力找地方消耗罷了。偶然，也曾接受學生們的邀請，星期日，我們去漢陽憑弔伯牙的古琴臺、遊歸元寺。回到武昌以後，又去東湖划船，湖邊有劉文島夫人墓，上有瓷像，豐姿綽約，十分秀美。我便想將來如能前往江西，也當爲亡夫燒一瓷像，嵌在墓碑上，使真兒對亡父增加印象。

東湖有許多野鴨，人至則驚飛而起，在空中迴翔叫嘯。牠們飛不高也飛不遠，乍飛乍降，沒入蘆葦叢中，以避免獵人的搜捕吧？許多人盛稱野鴨爲湖北的美味，我則以爲世間生物都有他們生存的權利，弱肉強食，未免過於殘忍。便將此意告訴諸生，利用事物，給予啓發，以培養他們的愛物之心，他們的最高年齡還不過十六、七歲，尙未脫離「可塑性」的時期。我自認是隨時隨地不忘教學的，因此師生雙方都歡喜出遊，覺得我們在遊覽中增進知識，絕沒有浪費時間。

潘校長因我得很得學生信仰，學生人數激增，於學校前途不無補益，於是寫信去謝陳淡園的介紹。淡園也很高興，來信對我勉勵。有時他來漢口省親，必到「漢中」看我。我也常去陳家，蒙涂太夫人以女兒待我，使我這沒有家的人，也得點家庭之樂了。

淡園間或也談起軍中生活。這時，共匪竄擾贛南，十八軍奉命入贛剿匪。贛南多山，淡園隨軍工作，在那些崎嶇的山路上行進，皮鞋固不適宜，膠鞋的底部又常被荆棘刺穿，不能行走。惟有厚厚的布底鞋，既輕便又堅固，最爲適用。淡園夫人每每親製布鞋，供丈夫穿着。軍人的眷屬也真是不容易做呀！我心想

每星期六下午，謝夫人必在中等我共進晚餐，或談家常，或外出看電影。總不見謝社長。後來才知道夫婦失和已有一、二年的時間了。

謝夫人屢次想離婚，我則一力勸她忍耐。她那時芳年廿七，我雖比她小兩歲，因爲飽經憂患的緣故，對於世情，我倒比她熟悉。我說：「這個社會是不同情弱者的。離過婚的女人，容易被人歧視。以你的條件，再嫁當然不成問題，不過又安知後來者必定勝於前者呢？你們當時也經過熱戀的，何以他忽然會對你不忠實？不妨檢討一下原因，方能對症下藥加以補救。我要說句冒昧的話，妻子的溫柔婉順，或者正是控馭丈夫的最好武器。再有是大度和原諒，人孰無過，他不過偶然宿妓，並未公然有外遇的事，那你不妨予以原諒。使他知道慙愧，下不爲例。現在他已辭去社長的職務要到上海去謀事，在他失意的時候，你尤其不宜同他離婚，且試試將就他幾天。等他走後，我再來看你。」

一星期以後，謝夫人派女僕來找我。她說：「我聽你的話，陪了他幾天，現在不打算離婚了。」

這一家幾瀕於危的婚姻，總算復歸於好了。

就在這樣公私兩忙中，春去夏來，一學期即將終結。

陸松濤早已回去雲南，常常來信。他告訴我：過去分館的業務很糟，需要整頓，孩子們在昆明進中學。最使他煩心的是小松身體不好，脾氣依然頑劣，難於管教。我去信勉勵他，勸他對於不率教的孩子，宜多用鼓勵，少責備，或可收相當效果。小濤總在他父親信中附一箋給我，除開敘述他對於功課的心得外，總說：「阿姨，漢口太遠了，你爲什麼不到昆明來呢？我們好想念你啊！」他正讀初中二年級，字迹很像他父親，也有點近於顏體，這孩子是有前途的。不久陸松濤來信說：「你不愧是一位教育家，我照你的辦法管教小松，他最近已改好許多了。」他又說：「我在沒有遇見你以前，總覺人生乏味，意懶心灰，做事毫無興趣，不過混日子罷了。自從盟心定約以來，我要爲我們的將來鋪路，所以看一切事物，都覺得可愛和富於生命。做事有活力，健康也增進多了。不過北望江阜，不免相思繞繞，祇好對玉珎寄意吧。」

我則絕少用相思這類字眼，無非誇張教書的愉快，與羣衆生活的樂趣。其實，我正飽受無家之苦，飲食不安，天涯悵望。但我不願引起他的煩惱，故意講些快樂的事，而將苦悶藏起，使他得以安心工作。於是他說：

「你是個有抱負的女子，把你霸佔在家庭裏，不免埋沒長才……。」

真兒也常在怡如信尾寫幾行字，無非是：

「媽媽，我很好，請媽媽放心。」但是就這樣簡單的幾句話，對於我已不啻全世界最可愛的言語了。

我珍藏孩子的螭蟹樣的字，等於搜藏家之於稀世的寶物一般。不過王恰如却不很快樂，她說：「若不虧阿真依依膝下，竹雲祇怕早已討小了。因我有病不能再生育，竹雲母子常以瓦礫罵我，我快要被氣死了。」

我呢，又是那一套以婉順相夫，以孝敬事姑的話，其餘一概不提。這信落入陳竹雲手中時，也不致增加他們夫婦間的不快。我倒不是世故，而是誠心希望人家夫妻和好呀！她在末尾寫道：「竹雲見你常常寄錢來，他很不快樂，說：人家的兒子總是人家的。」

王恰如又轉來宋泰生先生的信，他不知我已到了漢口。我便去新民報社拜訪他，爲了忙，許久不曾寄稿子給他，又沒有及時造候，表示了我由衷的歉意。原來宋先生是一個極其謹厚的中年人，對我很爲恭敬，我謝他這些年的關照。宋先生十分謙虛，力言並無墊錢的事。我知他是一位古道俠腸的性格，世俗的虛禮，他是厭惡的。他祇希望我能抽空再替他的副刊寫點什麼，他就很感謝我了。

這第一次見面以後，宋泰生又到「漢中」來過兩次。因我一向怯於酬酢，不曾再去訪候，但稿子却是寄去的。（我從南昌再回武昌時，曾帶了點定燒的瓷器，專程到新民報社去拜訪宋泰生先生。那些年，我在上海饕餮不繼的時候，多虧他的援助，使我永遠感激。但是，我卻再也找不到宋泰生先生了，說他早已離開報社。家住那裏，他們也不知道。有一次，我和真兒正在路上走，迎面碰見宋先生。我說了拜訪不遇，並問他府上地址。但他堅不肯說，也不曾和我多談，就像逃避似的匆匆去了。看他的衣着，景況似乎不大好。很想爲他有所効勞，苦於找不到他，懷德未報，使我永遠遺憾。）從此，我又恢復了我的投稿生涯

。每天絕早起來，爲兩家報社寫點什麼。八點以後的時間則是屬於學生的，直到晚上九時爲止。

不久「漢中」的薪水漸漸不能按時發給，幸而飯是學校供給的。囊中雖空，斷炊倒還不至於，心想幸而不曾帶孩子來。爲了要在暑假中去上海看孩子，收到的稿酬便儲蓄起來，作爲往同的旅費和零用之需。因我已接了一年的聘書，校長和學生們對我的信賴，比薪水更爲重要。祇要生活還可勉強維持，我是不忍馬上離開「漢中」的。這也是我的迂腐之處，每爲朋友們所指責。但是人的性格屬於天賦，況且我已成年，一切已有定型，要改也已改不過來的了。

孤兒寡母無家可歸

暑假一到，我就買舟東下，急急趕去王怡如家。真兒長高了，他一頭滾到我的懷裏，抱怨道「媽媽怎麼去了這樣久？」我也真情流露地抱着孩子淌眼淚。過了一會，再從行李中取出禮物送奶奶。奶奶還是老樣子，她誇獎真兒：「他真乖，夜晚睡得也穩，不像大毛那樣折騰人。到底是兒們聽話，丫頭子最調皮，一句話也不聽的。」（湖北俗語：男孩稱兒們，女孩叫丫頭子。）

我怕奶奶說個沒完，因不見陳竹雲，就去怡如房中談談別後，她告訴我：

「『一二八』的戰事結束，北四川路可以通行以後，竹雲就去四達里八號。那二房東說：你三樓的東西都被賊偷去了，他也遭了失竊。竹雲鑒貌辨色，認爲這話不可盡信，便走上三樓去。看見屋頂開一大洞

大約是經過炮火的洗禮。這洞就在你的牀上面。牀破了，所有木器一切皆被偷盡，書也一本不剩。祇有一付牀架，被扔在一邊。亭子間的住戶，悄悄對竹雲說是那裁縫偷了，謊稱被盜的。但沒有證據，也祇好付之一嘆了。怕你難過，所以你屢次來信問我，我都沒有提起。現在對你說了，你不要煩惱才好。」

我苦笑道：「東西已去，不可復來，況且事隔半年，要追究也已無從追究了。」

「如其那天你不走，屋頂上的洞，祇怕就會開在你的身上也未可知的。俗語說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想開點也就算了。」恰如勸我。

我對於身外之物，本來並不執着，但想起了半生顛沛，北京的家，由於急着南遷，所有書物交託朋友，黃適死後，書物也被分散而收不回來，這是毀冢的第一次。其後夫死，家私賣盡，值錢的東西也都買了還債，那是第二次。賣剩下來的僅存之物，這一次纔是澈底的毀滅了。別的不心痛，那些書，我都是加過眉批的，有的已經絕版。也有是朋友送我的，坊間都已不能買到。還有一個哥窯花瓶，不論任何花卉，一插即會生根，瓶裏花枝，曾經照徹我的伶仃孤影，伴我晨昏。那一架大風琴，也曾爲我唱出心聲，看見我的眼淚和歡笑。如今都已進入市儈之手，不知流落何方？正和他們的故主一般，在塵海中得不到一處歸宿之所吧？又想到自己的命運，如其不搬離和合坊，就用不到倉皇逃難。那時爲了想撥開情障，才遷居四達里的。豈知對方竟以死作爲抗議，終於因爲不忍人的一念，而落入情網，却又得不到結果。如今母子不能團聚，豈是人情所能堪？縱然強振精神，向前奮鬥，心情上的痛楚，也就够我忍受的了。

恰如見我呆呆的不說話，便勸我想開些，她說：「你的痛苦雖深，却是人所共見的。像我如今，外邊的人總以爲我的生活很圓滿，不知道一個女人看着所愛的人即將對你背叛時，那樣的痛苦實在是不能拿言語形容的。我已失掉了我丈夫的心了。」

我想了半天說：「你可以提出招贅的話，不論那一個女兒，招一個女婿來家，將來生了男孩，不一樣可以繼承陳家的宗祧了嗎？其實這都是宗法思想，什麼宗祧香火，還不是迷信？」

「如今『她』（恰如指指兩房）和兒子兩人咕咕噥噥，不知在想什麼鬼主意。唉！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戀愛結婚的下場這樣，真叫人想不到。」

一時，陳竹雲回來，也說了四達里的事。他說：「這二房東太可惡，不是東西，監守自盜。像章衣萍家，也是鎖了門逃開的，一點也沒有損失。祇有這裁縫房東，纔這樣下流。」

我還有什麼可說的，陳先生既爲我去過一趟，總該向他稱謝。祇好達觀地說：「身外之物，本無所謂，不會被炮彈打死，就算幸運了。」

「正所謂『屋漏偏逢連夜雨，行船又遇打頭風。』舒華妹這些年的遭遇，也真是够慘了。不巧又鑽出一個陸老太婆來從中阻撓，使有情人不能成爲眷屬，舒華妹自己雖不說，她的心境是可以想見的。恰如！你有丈夫養你，還不知足，成天唉聲嘆氣，比比人家舒華妹，你不在天堂裏嗎？」

「是呀！你們真是標準家庭，夫爲妻義，妻爲夫貞，上和下睦，實在叫人羨慕！」我故意戴他高帽子

，看他怎麼說。

陳竹雲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地，他嘆道：「舒華妹！你不知你那同學有多兇？常常當人面罵我，叫我不了台，她從前不是這樣的，年紀越大，脾氣也越壞，真叫人受不了，孩子也被她寵壞。」

我祇好用娘家人的口吻回答：「幸虧陳先生脾氣好，諸事對她忍讓。恰如是被孩子磨的，如今外面人那一個不說陳竹雲先生是好丈夫呢？」

我也祇好暫住陳家作客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帶了真兒去黃適墳前祭掃。母子倆談到他的讀書時，他說：「乾媽送我進了真光小學一年級，我常常考第一名，得過很多獎品，等一會拿給媽媽看。」

說着話，車子已到龍華。真兒說：「清明節，乾媽帶我來過，我認得爸爸的墳，那不是嗎？」

我便帶了真兒獻上鮮花，行過禮。回想黃適當年辛勤留學，原來也想為國家做一番事的。待到和我成婚以後，他就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祇知以妻兒為念；辭掉教授而去開書店，終至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了。我對於他祇有悼惜和憐憫，因他已將性命貼出，還忍對他有什麼怨言嗎？在孤墳前低徊半天，終於取出了寫給他的一封信，劃根火柴，將信焚化了。我在信中已把自他去世後，我母子的一切遭遇，通統告訴他，還寫上了陸松濤的求婚和目前的情形。我說無論在任何環境下，我必定用自己的血汗，把真兒教養長成，不負他臨終的付託。同時這也是做母親的責任，我必將擔負起這個責任來的。

真兒不知我為什麼要燒掉這封信。我解釋：這樣做，你爸爸就可以看到了。

「爸爸不會從墳墓裏走出來，真兒是沒有爸爸了。大毛她們爲什麼有爸爸？爲什麼祇有真兒沒有爸爸？大毛她們就可以在乾爸爸身上打滾，真兒就不可以，因爲大毛不許，真兒沒有爸爸好可憐！」

我趁勢問道：「要陸伯伯來做真兒的爸爸好不好？」

「不好！」真兒的小腦袋搖得同撥浪鼓似的。

我的頭雖沒有搖，心却是一直在顛簸着；漢口中學常欠薪，自立門戶很困難，若讓孩子久住在陳家，對他的教育又不好。且等與王怡如夫婦商量了再作道理就是。

我怕怡如夫婦多心，怎麼兩母子出去一趟以後，回來就提帶走孩子的話，莫不是真兒對我說了什麼。因此，我又過了幾天，聽到真兒晚上踢被臥，常要奶奶替他蓋被的話時，我便乘機說：「奶奶年紀大了，一直要奶奶勞神，我也過意不去，這次來，就是想把孩子接去漢口。……」

陳竹雲笑道：「孩子是你的，我們自然沒有權霸佔，祇是漢口中學既然欠薪，你如何負擔這份家計？依我看，你也不必再到漢口去了。暑假，學校更動教員的機會多，我替你打聽一下，就在上海教書，豈不方便。」

「陳先生的好意我很感謝，不過我已接了人家一年的聘書，半途而廢，未免對不住人。再說這學校如其有錢，我走了，自然有人會來；無奈漢中是個窮學校，我不幫他忙，又有誰肯來當這欠薪不發的教員呢？因此我這學期還是要回漢中去的。最低限度，也要教到今年年底。否則我不但對不住潘校長，也與淡園

先生面子上不好看，不知陳先生以爲怎樣？」

「恰如，你聽聽，你的舒華妹那一份迂勁，真有她的！她祇知道替別人打算，却不知道替自己打算。如其換了別人，還不是一走了之，你既欠我薪水，我就不替你教書，有什麼仁義道德可講的！」

「舒華妹的吃虧，就吃在她這脾氣上。唉！我們做朋友的，勸不聽，也沒有辦法啊！」

「那麼這樣吧，你教完這學期，就到上海來。春季始業，機會雖比較少，但辦法總還是有的。既然祇剩一學期，孩子就可以不必帶去了。讓我再幻覺一番，以爲我也有了兒子了。你能同情我這無後之人的一點請求嗎？」

我聽他說得可憐，又見恰如不斷向我使眼色，便答道：「你既不嫌麻煩，那就太感謝了。等寒假回上海時再商量吧。」兒子是黃適的僅有骨血，我肯隨便送給人家嗎？果然如此，我又如何對得起九泉下的人呢？死人不能向活人爭議，所以死人是弱者。我一向同情弱者，因此對於死後的黃適比他活着時，更能獲得我的同情與憐憫。這也許又是我的迂闊之處？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了。我又抽空寫信給陸松濤，報導近狀，說我不久回漢口，請他來信仍寄原址。

第二天，我邀了沈思期夫婦和王恰如全家到冠生園吃飯，外帶她的舅母。她舅母住在閩北，來看病順便來看看她的甥女甥婿。這是一位很瘦的中年太太，面色焦黃也吃素，正好與奶奶一道，另開了幾樣素菜請她們。

在回來的路上，我替真兒買了幾件衣服，又爲他定製了一件大衣，過幾天再去拿。鞋、襪、內衣褲是現成可以買到的，但鞋子不能多買，脚大起來很快。我臨走留了一筆錢給恰如，作爲孩子的食用與學費及添補鞋襪等等的需要。身邊雖已所剩無幾，但開學的第一、二兩個月，總是可以拿到薪水的，因爲還有學生的學費可以運用。

我又預先寫好了幾個信封，貼好郵票，叫真兒每週給我寫一封信，免我掛念。恰如忙又癩筆，常常好久不給我信，使我憂急。

暑假快要終了，我也祇好硬着心腸走吧。幸喜真兒已漸懂事，使我略略可以放心。

如此詭計令人齒冷

「漢中」的一位同事楊春波，到應城去了。新來的姓鄭，教初二兩班國文。我同他們都很少講話，見了面點頭而已。過去祇有和楊春波比較談得來些。楊一走，同事更無可談之人。可是使我感到寂寞的最大原因是陳淡園夫人去南昌，謝蓀茂夫人已回上海。這兩位閩中談伴一走，我的生涯，也就更顯得寥落了。幸而涂太夫人遷住在漢口，她常盼望我去和她談談。她有什麼好吃的總留在那兒等我前去一同享受，對待我就像對待女兒一般。這一份人情上的溫暖，纔使我能够在漢口繼續待下去。其實涂太夫人應該是不會寂寞的，淡園先生利用家中餘屋，辦了一所弘毅小學，專收貧苦兒童，予以免費的教育。有學生三十多人，

請一位李女士負責主持。淡園在自己的廉俸中，月撥五十元作為補助。不過涂太太對李女士似乎不大投緣，寧可舍近求遠。我如不去，她就到學校來和我作伴。

日子倒也過得飛快，轉眼一學期又將結束。漢中的經費，却越來越困難，積欠薪水，已有三個月之久。

漢口冬天極其冷，氣溫常在零度左右。我一向胃弱，天一冷胃更加不舒服。而漢中的伙食之壞，已到無法下箸的地步。湖北人吃蒸飯，又硬又冷，我每每視吃飯為畏途。不吃肚餓，吃了肚痛。而手頭空乏，想要買點餅干充飢也因為沒錢而不能實現。不得已又祇好乞靈於自己的禿筆了。晨起執筆，連藍墨水也結了冰。好不容易用自身的熱氣，呵開凍筆，寫了一篇「秋日登黃鶴樓」，寄給宋泰生先生，得到了稿費，才有錢買麵包，免除吃硬飯的苦刑。這情形，在和陳淡園夫婦通信時，略微流露了一點，作為寒假後將要離開「漢中」的一個伏筆。

還不會放假，楊春波先生已從應城回來了。他要介紹我去應城，作他的贊助。他那時是應城中學的教務主任，他說校長對他言聽計從，做事十分痛快。過去校風不好，自他去後，用嚴格的方法管理學生，校風漸漸改善。不過一切以他為中心，猶如機器上的發條。他一人感到力量不夠，因而要我去支持他。

我一聽就覺這中間問題很多，集權的作法早已不合時宜，發條轉得太緊，更加容易破裂。我如和他同去，難免池魚之殃，所以推辭着沒有答應。（楊春波其後終因事去職，不出我之所料。）

隔不久，陳竹雲來了信，說暨大有一講師的位置，我如願意屈就，他當爲我進行。又說半年之後，準可以升副教授。

我詫異爲什麼怡如沒有來信，不免納悶。不過爲了孩子，我去上海教書，自然最理想。可以在法租界租屋居住，孩子讀書也方便。我則早出晚歸，請一娘姨理家，母子兩人就可以過下去了。但是神經過敏的我，總認爲怡如不參加意見可能有什麼問題。決定暫時不復，且去信問問怡如再說，豈知我的信剛寄出，怡如的信就來了。她氣忿地寫道：「你知不知道這又是王哲生的花樣嗎？他見陸松濤一走，又想打你的主意了。他曾來我家，拍胸脯擔保說，兩年以內，一定可以保你升正教授。一到你升了正教授，他就向你求婚，那時他不怕你不答應。可恨竹雲竟和他兩人串通，去信勸你回上海。來不來，你自己考慮吧。我已氣得寫不下去了。」

原來又是一場陰謀。一個失掉了丈夫的女人，人人可以來計算你，真是太可悲了。

於是我也不提長短，祇簡單地告訴陳竹雲，因漢中校長堅留，不能辭職，並謝他的好意。同時去信給陸松濤，說起了這件事。惟恐傳聞失實，萬一他聽了謠傳，以至氣出病來。千里迢迢，我又不能去向他解釋，不如事先說明，以免誤會的好。

誰知上海的朋友，早已快信告訴了陸松濤。他正在苦悶，接到我的信，纔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他說：「你祇爲了對我的承諾而犧牲美好的前途，使我萬分感愧。我不怪王哲生，祇怪自己，心中的痛苦，有非筆

墨所能詳述者……」這位多感的詩人又在牢騷滿腹了。

在革命陣營中再見

我既不能去上海，又不願應楊春波先生的邀請到應城去教書，但「漢中」風雨飄搖眼看已經沒有前途了。我本是武漢日報的特約記者，每月總要繳一、二篇文章去「應卯」，如今心情苦悶，更需要寫點什麼，作為精神上的寄託，同時也可得點稿費貼補用度。

前不久，我寫了一篇題名：「建國必先建軍」的短論，寄到武漢日報去。

蒙該報社關欄登出，還加上按語。這篇論文終於引起了很大的反應，軍人們多數表示贊成。惟有一些老先生們，則譏我為驚世駭俗。由於我主張知識青年從軍，以期提高國軍的素質，使軍隊進入現代化。（那時候，大陸上尚未實行徵兵的制度。士兵來自田間，大字不識一個，又怎能教他們使用現代化的武器？）

讀者們爭論了好幾天，我的主張終為大多數人所接受。老先生們就偃旗息鼓，不再囁嚅了。事情過去，我也早已把它淡忘。

一天，我剛下課，忽見校工送來一封電報，是陳淡園先生從南昌拍來的，電文很短：

「陳軍長（名誠字辭修，時任陸軍第十八軍軍長，曾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，五十四年在台逝世）請閱

下主編軍刊，盼即來南昌，旅費百元已匯上。」下面是淡園的署名，時間爲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十四日。代詞是一個「寒」字。電報日期，一向是用詩韻的韻目的。詩韻上有十四寒的稱謂，這我清楚。但我所懷疑的是陳誠軍長和我素昧生平，怎會知道我而指名要我去做事？從軍報國本是我的素志，但在出處進退之際，却不可不鄭重，還是先寫封信問問清楚再去，比較妥當。

我的信尚未發出，陳淡園的長函倒先寄來了。他知我爲人，不輕進退，怕我遲疑，所以來信說明原委。他寫道：

「……軍長極注意各報章的論文。見閣下『建國必先建軍』的大作以後，認爲見解十分正確。問我『你認不認識這個禡問鵲？我們請他來做事好不好？』我回答：認識的，不過她是一位女士，軍長不以爲嫌嗎？！他略一沉吟便回答：『祇要有學問有志氣，女的又有什麼不可以呢？』接着他就教我發電報和匯旅費。陳軍長的爲人清廉剛正，是個標準的革命軍人。閣下既有志從事革命大業，何不來此和我們一同奮鬥呢？……」

下面是教找到了南昌，即去筷子巷十八軍辦事處找吳主任。那封電報雖從南昌發出，實際上，淡園和陳軍長都在前方和共匪作戰，軍行不定。而辦事處是長駐南昌的，所以要我先去辦事處。這是淡園做事細心的地方，令人感佩。

陳淡園是一個精研理學的讀書人，立身處世，絲毫不肯假借。他既肯在陳誠將軍手下做事，這位陳將

軍必然是個了不起的人。我本有從軍報國的志願，如今既蒙陳將軍禮聘，我又爲什麼不應聘而去呢？主意既定，便立刻覆了一通電報：「信、電敬悉，卽來南昌。」

現在，需要做的是向「漢中」校長辭職，和辦理一些離職的手續了。

潘校長自知積欠薪水太多，不好意思出面來留我，却教同事們一批批的來勸我不要到軍中去。他們說：「文人與槍桿子爲伍，總是不會有好結果的，希望你三思而行。」這話是含有警告意味的。

但我是一個感情強，理智也很強的人，凡事在未決定以前，我必定要多方考慮。一經決定，就不會再變動的。同事們的好意，我也祇有唯唯否否，除開表示感謝以外，不作其他肯定的答覆。

同事們一走，學生代表就來了。我和同學們一向處得很好，一聽見我馬上要走的話，立刻來挽留我，他們的惜別之情是深切和感人的。他們說：「先生要走，也等明年我們畢了業再走，如今扔下我們，您難道也忍心嗎？」男孩雖不好哭，但那樣子也够令人難受了。

我在理智與感情交戰了一回以後，我告訴他們：「你們也祇有半年，就要離開『漢中』了。畢業以後，必將投考大學，努力自己的前途，我即使留在『漢中』不走，也不能和你們永久相聚。現在我走，似乎同你們分離了，可是目前的分離是暫時的，以後很可能會有再度相逢的一天，你們莫非看不到嗎？」

同學們聽了我的話，一時會不過意來。其中祇有胡松青和吳紫銀兩人最聰明。他們恍然說道：「好的！那麼請先生先去吧，我們會跟着來的。」

再過幾天，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。

我決定坐船先到九江，再轉南潯路火車到南昌去。記得我那天坐的是怡和洋行的下水船，買了一張房艙票。房艙很小，坐不下許多人，我辭謝了全體同學，勸他們先行回家，我一到南昌就會寫信來的。

可是胡松青和吳紫銀兩人，執意要和我作伴，說是等敲了送客鑼再走不遲。於是我們談人生，談抱負。吳紫銀願做建國的工程師，胡松青要奉養父母。……

不覺已到八點，兩人尚未吃飯。船就要開，我也無法留他們。再三催促，兩人方依依不捨地走上了棧橋。我和他們揮別時說：

「我們將在革命的陣營中再見！」

岸上兩人，也作了同樣的回答。一時只聽見：「革命！再見……」的年輕的呼聲，彷彿如暮夜的鐘聲，劃破了夜空的沉寂。

那時候，我也還祇有二十六歲。「我的幸福之花，雖然已經凋謝，但是人類的春天是永遠不會消逝的。」看着那年輕人的背影慢慢地遠去時，我這樣想。